



卷廿五馬笏齋藏抄本卷九十七 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神道碑姜公神道碑關文

四明樓

鎬大防



攻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四明樓

鎬大防

神道碑姜公神道碑闕文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先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具素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
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右有文章政事材而往不合為文十餘
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忠其慕益皆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孝者宗之号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孝士謚文昭

當元祐盛隆徽皇初政再為祠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溪有大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季曾孫刑部侍
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興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務叔弟奉使
數道歷知高部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季十九以詞賦魁旨監一上不
第則改古著述有雲莊集川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請公細警悟能言即
知讀本正奉語公曰吾家錄審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刑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本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有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立
十季入太季端以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季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恭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賊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臺郎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賊不就秩滿以闕迹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季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殺就
養與其季變俱公立一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季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身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川教授如所以治徽季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季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創公不

以利害回挽一意字民獄行屢空催料无擾致
感且惠皆先期樂輸惟排陞降悉得其宜至後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时振前輩賢令
嘉言善行与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本請令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尔文惠不良臣師江東階盜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
以為天下治邑者功任滿命赴都堂察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絳衣良魚十一月幹办行在諸
同粮料院 光宗覃恩暨季勞轉朝奉朝散郎

功 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啍納忠謙冲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賦墨之料遴選边将久
任師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尔廣
和柔以厚邦儲獎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業滯訟頓
清九月充金国止旦國信使将行值 憲圣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
辭簡叔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筭
者至犹然公避席不拜引又詰責往復論难竟
去口宣賜樂專諸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还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為 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間公家世以南豐對揖
咲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季以故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進西江東
軍馬外糧諸郡賦本時入侵欺移用其自宴船
納運弊蠹特忽昏尔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称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請路朝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 上可之公復乎疏屬部村以不多為
文去不遺吏卒要東既定輸送以時几部遵當

紹熙元季八月迂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事究心詳識稱為平允論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李歷任上人以拔之无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請則待以不次 又請申飭采酷征稅之禁
利害祥明時論歸之二季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采米石五十万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筭
戒以苛取不趣而办二季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碩人憂五季十三月叔知温州慶元、季三月
陞辭復由劇邑薦奉為今之識又靖稽板籍聯
保伍決廵尉之罷數者求嘉号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不識曰功闕良曰以瞻奉勅眷濟
院以臣廩具廢疾无告者民產子矣而弗字月
以公尔給乳哺者賞全活甚重二季秋未叔颺
風深雨海溢為苗樂清尤酷其每筏谷竭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尔数千緡水退修築瑞
安石固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術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止身帥下納大畢奉戢
吏拊民以循良称里社生為丘詞且碑以絕其
德于相葛文定公卹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三季轉朝奉大夫三季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对

進秩者而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功軍給以饒五
季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若民有被訟久弊而訟
者夜匿不出乃成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决
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季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奏部使者以翻許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許列賦稅不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之物力造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稜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尔今十有六万緡累歲

困于郡邑因禁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儲百万悉付未者以寬賦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八奏計因論屬縣措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于州取拾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給衣糧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槩輸于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後為縣者及
籍以旁征巧取四行元忌小氏赴許郡不敢諸
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討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毬脩勅令官二
季三月迁中書門下省檢止諸房公事歲中偏

居宰椽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會又因直前奏
事請搜奉遷逸長吏禮遣詣閣明備咨弱九月
勅令所脩進煖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叔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一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纂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季四月除叔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而朝室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亮恕給事明
審每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葬文乃可言政廣石鉅商虐死與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正後有計者下暎待閱實權門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縱補文右肆為誕
媿公察其姦就付京兆獄吏求解万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從奉江州
太子與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尽起故老上月公被命守婺未几改如純勇行
枕郡適師旋飢饉之後勞采流徒寬隨節費政
声徹聞至秧感暈眩疾会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方事君東而惟命令既屬

推奉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
內外族嬖以至鄉党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歌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門却掃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号覓翁因
以名菴晚季意狂簡默所造益深錄少至老好
季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
釋資洽通鑑績于老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溫潤典雅而措法行草見謂精詣尺情言
判好事者藏美為崇有覓菴集与邑政總類藏

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于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隧遺慨念在肯先大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
持武周行一特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事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與升陞展敬兩仕永嘉戴筆左瀾皆有
在前之媿及其起于挂冠公方奏最潘部同季
生落：如晨星日緩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公長于公而歲六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
與悲哀願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焉可謂為正免之章教上有旨撤行治姑執
如故雖益軍息民為國遂慮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堅二季二月竟遂祠請復提奉隆興府玉隆
万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四季自為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問以光祿大夫告弟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崇塘縣欽賢
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克有舍德善相夫子先十季卒子掄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
州東陽縣陳貴試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
器械越遠事親尽礼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于
早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有虜問其氏
疾自言蜀人又閣南豈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告
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
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
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谿既免喪盛以銓制方戾
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雀竟連次六季
而前奉者皆无恙佑於勢利迺如是先世資產

本朝使隣壤挺、有祖夙烈詩云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敗銘其可辭銘曰
惟魯受民曲列始封舜雱之傳望于南豐有戶
部 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
弟工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木厚、深寔生
菴翁孝以求己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
翱翔周行歇厯西東伏節殊鄰氣誓夷戎外庸
既訖從上法宮進難退易老哲之風至代更新
超于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尽才菴其
全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與銘詔止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卷共馬參齋藏抄本卷一百三

集卷第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本樞密院事改任贈賓政殿李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公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予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擁妄
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几殆 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極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公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本樞密院事改任贈賓政殿李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公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予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擁妄
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几殆 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極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公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
少為志問孝文章自出机杼紹興二十七年八
太孝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王薄貧甚俸薄郡欲月
有增饒率謝之所止已如此乾道六年丞貴地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如玩州金谿縣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胎本至四王不听八取告朽納之州永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
郡已而視歲額及加焉差役尽公多端寬卹受
役者无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
人泣曰友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
号难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擁奪
之患民寡益藏官无贏蓄公方憂慮而无策夜
半涌水自荻浦灌河声震数里米舟輻湊闔境
以為神和買比徑界前增回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給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銘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迫去如始至所下文移元一祇遺
于民間二邑遺愛迨今未諶也唐侍郎悒之力
荐于朝十年榦办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与計衡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丞
薄十四年遭内艰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与察官戶

部葉尚書者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无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卸批賜公等曰臺
綱止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覈察各有舊制
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
誠如圣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職遂与
同列各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待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生下亦
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休毀与皆有所

試評彈无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職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復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救
用宗室以彊本朝當擇具賢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人申
其說御批善俊与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
言听之始也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
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句去公率同
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
伸議省之氣誦宰相之賢它人不敢為也有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无特操不可為執政与
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筵督
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 上曰別易一部何如
對曰昨為刑部專為保刻易別部亦不可章至
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 上意公曰言事不
行只有一去更无可商權者此格既聞竟与郡
而去監文 煇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
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 高宗
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逐方用之從臣而奉

于一累因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
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善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无責
其一節之過差以謂俎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无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前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於心則

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于稅納而折帛犹
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帛而後輸絹中以帛于
鹽分教均給後遂白納紬韻今又使納折帛反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
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
曹巖者凡月僅能去之繼論棘鄉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旬外祠除直室文閣与棘鄉俱与即後
省同奏留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

國有政贛州而鄉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
謂曰林公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房
顛為廟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所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糧奇豪民為之束于所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无成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分給諸色而禁科罰四乞
禁廣象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
縣西武尉乞差文臣一員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主上登極趣乃公迂贛右至陰公歆行不

雨而水高數尺怪右尽沒浴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請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体而繳詞批勅風裁如臺中時侂冑來見公
接之无他語使人通問願内交又笑却之會
彭侍郎龜年抗論侂冑甚初有旨侂冑特轉一
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与
郡公尚在兩掖公在鎖閣連名上疏謂次對不
过在外之戒序及下于式鄉廡車之升番務則
寃之已呈况一去一留思意不許去者不復得

待左右晉者既曰內祠則召見无時終不能遠
請晉龜年于繼筮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
筆龜年除戍于郡已為優異侂胄初允過尤罷
戍奉祠亦不為過可並書行又同繳奏龜年以
真侍郎除戍典郡若以為優異則徒胄之轉承
宜使非優異平若謂侂胄初元過尤則龜年餘
事乃出于愛 陛下之誠心豈為過呼恐自此
无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侂
胄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
趙丞相登政府汪彖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

陵寢如見于美牆故下如見其未黍于以宋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人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
多中出疏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問君子夷狄得以窺
中國女謂得以行于外嘗論邊事謂今之言備
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制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分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成功无事則同任抚卷士卒之責有事則独當
号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叔則边防立而国
势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袒父母父母
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今異財者无罪淳熙勅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各而不知壞風教之實
福歆由爇棣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析聞戶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已分則不肖者亦萌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

得遂罷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公又駁之改除
公吏部侍郎益雨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二年公素聞顛上
之最慶元卿部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
之公請心寡歆无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
非二膳不八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寧時剖决民
訟是非立办人固不敢于以私亦无可平者始
居郡齊有盜若鬼神之状人皇惑公以為此
点賊也必欲捕治足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
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

不可屢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
江浦抵隄下者數処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
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人自納郡熟聞
此害不知自奮几年矣鄉之有才智者次謀而
求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擢鄴浮
費得贏貲二万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
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右為之吏不得与
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
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
永久民用哥之二年來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

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充冠謂侍郎栗郎中祈皆
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門有所褒進人不留
以福吾州乃聽其求問材未行良臺駮論鑄職
罷祠而歸孝釋声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
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
請復无職致仕未九御史承夙旨論列擁四明
異政一上由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三
年十月再復職一問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
居三里所得氣譚之腸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
勝処时挾書以往客至則嚼梅菊取路魚以佐

酒談笑自適亭樹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知力所能移乎邊釁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王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北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抽擊侂冑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

伸其寃且以為直言之勸未謂侂冑之竊權隙自強之貧咎官有定價乞斥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奉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冑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難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佳身之利害亦不暇雇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卿言解事上曰朕為靈靈不憚屈已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塚計侂冑十三年散收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
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体承至訓益華收偉為
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
而公薨矣居帥王補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
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与々同日被召二
人如何王以室对婦誦其語公以語以且益相
勉不可忘也公孝於親支愛諸弟既終信安夫
人之喪悉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
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礼不惡而
疾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齊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声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手雖蚕殺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凡二十年九人所難家居不以事于州縣
守令能訪利則病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与
纜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与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久節未侍制嘗貽书朝士有曰殊和叙
初不識之但闻其入臺无一事不中的去國二
節夙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後固在從班相
得愈深公文詞淳实如莫為人未嘗无用而祚

有奏請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冒署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子位
止為之震悼韓視朝賜水銀充腦及銀絹各五
百束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
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輟祭
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於縣之長安
鄉南塘山之有司定謚曰正惠時添差從子
籥為奏之司戶叅軍護具葬朝首轉選司應辦
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

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時贈
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李教授
陳鋪次適進士朝一之王樾宣教郎新途判臨
安軍府可應愁之國季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
枕孫三人楷從並迪功郎監西京中獄廟械迪
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
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標矩自高望之懷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
問獄如平生始在官庠以為老功郎一見傾蓋
公久在御史府以入後省當紹熙聞名欲維持

公議往，不訟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固司
論駁相隨，出開記苑桑梓，別後俱墜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數相詰
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降賦大篇，公見
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以取交固多晚，而出處
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
之交，涉以成者邪？天下愁遺喪，此元老殄瘁之
悲夫。非宜人比播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
愧弗克。稱詩曰：吾心匪名，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穉司馬溫公白其請，以水而墜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几
於是乎？銘曰：儒者制行，或流于換倚。欵林公行，几於全喜。怒
未發，公名斯待發，而中節以表公。也季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掇皮，皆真其區。灌珂競石
清漲心，与天道動，有陰相謨，終如始視。陰若夷
非通，非介不几，不偏過事，敢言獨立，不懼而感
天官不合，則去號立，不欺藹然。吏帥四明之政
實親見之，夙生栢之吁者，頃聞百謫，橫如清声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四人

上喜見公俾式宥所望尊朝廷名落夷虜徑論
未寃胡不怨道一鑑云六珍瘳何悲子產遺愛
叔尚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而點字子与处州寺田人陳姓出子省為
其耒遠矣九世祖名師訕吳城王時為銀首光
祿大夫積勲上柱國曾祖主贈宣奉大夫祖設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弟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
條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得朝廷草勅顏頤陞办護之力為

多處名甚聳豈道自特不能与时高下一斥不
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孝有賢行奉議節通判諱
州贈中大夫批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業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声入太孝符預薦連下内外琅淳熙八
年以南省弟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現
察推官樞密並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办丘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眷自尔公所出擬望而誰之
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奉兼府事奉兩司事元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浚積訟皆公左
右之除王曾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步迂國子
正日進諸正問艱經吏而戾私謁所拔多宿孝
有行誼之士將重奠寢疾光宗亦不豫省
勤問䟽成夙戒而中正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
疾而間其心著得以肆其柳說因疑成良道至
積阻上䟽備言之請者以為办而不激直而有
礼壻体父子之至情又嘗代程班兩䟽反覆至
数千言皆對切出於衷誠本及則悲傷感泣不
能自克變君憂回其深切類此尋逢太孝特士

主上印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大命曰法
祖宗曰結人心敷叙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利時
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因已不樂至是以
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
上独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
上知我矣以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斫法
家自以為不及丞將作監又几年登司農大事
除江浙十一州運未外餘仰和采中采以功歲
計淳熙初州郡歲額擢降本餘計一百六十
八方是時年豐楮重本至迫登後又議寬減加

以虛類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万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之具之懼公与
同列寃澈源權輕重也之少裕時權津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乃外知奉川陞辭陳農寺四
與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且與在朝家有六
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万
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万餘石焉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万此臣所未
解也願寃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几國計稍可為

官吏亦得以任責 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 當舟車之衝訟繁事移將迎
元虛日公謂財衿則可以行志百閱歲入之籍
痛節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顯減得以
裕民富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元闕而憚其戾
愛民如子惜官尔不啻已私或用至數十緡拊
心歎息由此皆民之膏血筮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万緡吏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授申發

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采歲
歉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
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旧法四品
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止八品止於孫從八
品止於子八品而未嘗歷任与九品止於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戶
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夫延熺省

部家入進饌公較七著曰主上无失德皆莫
和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
謂西漢之末人主无甚过行後以上下偷安風
俗脂膏漫成衰弱併論職交償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者之南渡未嘗
与虜和故不馳備而戰亦不懼令上下恃和為
安將驕卒怨虜勢雖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
時权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与今知樞
密院雷公弥縫其間一裁以法雖尽所職而念
去已深遷軍器監不章之初方觀要情向背公

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室謨罔為福建路提點刑職訟訐萃于憲司明恕而行処決不倦人以下寃時方用其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乏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日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止諸房公事未几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

必又侯陳還太子為之起敬听者聳然立螭之初首陳而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放不能為之輕重成尸者漢沔之粮抵也今漢中三大軍元慮十萬而成郡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賊之變至元敢抗者謂宜如楊庠帥司增置親立增募屬縣之卒庭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杖策兄便于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毅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遠于政吁觀則不可若循仁皇禱雨太一故

事親屈万乘為民一出則人皆知以陛下関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孝老必矣上為之感
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宮甘雨隨車都人歡
呼兮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叔中書舍人
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体要隨臨戒諭不為虛
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奉或未下不憚繼入事
関大休漸不可長者必痛柳一二以警其餘末
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时政阙失公言大上
知天其次畏天其次慢天知天若与畏天者行
慢天者六請以周事明之文王如天故以之与

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虜王幽王以慢天而亡
累至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乱而天命人心弥
久弥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
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
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皆必
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阙是殆未知推其
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反
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以而立論卒
可称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
之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

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
皇太子冊室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果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歛私危坐
而逝問以家事一无所答識与不識莫不傷正
人之云亡 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宗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攻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亦足以見眷過之深矣 皇太子尤為惻然三
年二月諸姑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
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取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
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仲均

國學空先公九年卒仲埴仲坊將以公致仕遺
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
李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煙
火公事盛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
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
為之暮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寓意
其要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
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其勇
或招麾之亢京不動其袍負如此三登朝著二
十餘年終以落 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

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
嘗曰世之不治非謂無法亂之弊也救時之
相固不易得苟以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益由
訟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
月旨既畢奠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
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叔
所遺田宅悉以予弟句奉如朱過時所居才
蔽風雨作諸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亦
端方知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於天資見時已
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標益峻起居飲食之

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於辭色雖家人莫窺其
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其大略苟有會心
處對誣詠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執喪
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
門一見氣合相與質疑解惑曰是間見益明而
所守愈定矣有談齊筆談淇水遺上壁水雜
著西掖類藁經進講解及奉議各藏于家此皆右
使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世仲堪等求銘于公自
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昨一
日掛冠復求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訓

調皆出公手知公家世之詳叙迂委拆使自為之亦不過是也殄率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

固一解銘曰

誦詩積書孰非儒惟悠々于載未見剛者我重
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
尚及陵黯持志養氣明日張膽天分既高孝力
尤深同世多變來吾一心進退以義落一難合
更化始用論思歛終而掖伏言訓詞溫淳東宮
橫經輔道諄一行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用之
遂隔千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

始

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神道碑

卷圖閣侍制趙公神道碑

四明樓



鑄大防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鎖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矣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神道碑

卷圖閣侍制趙公神道碑

四明樓

鑄大防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奐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宣永為不祧之宗過祫饗
當奉 太祖居中東嚮尊无与二昭穆菊列以
侍所尊寔久方世公議久而未正願 陛下
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 上極由之會有
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以比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皇公嘗
抚其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 藝祖奉造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志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与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允
曰太祖而上曰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
惟唐雖起於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造邦之
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莫既祔桃 僖祖於西夾
室禮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
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
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事之安石強執

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其請以
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祖則宣祖當袞
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
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吳公之叔父
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
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
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十者十
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
卿立公室有諸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

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无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公
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寃始末
時待罪墮門羣公俾為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末嚮之位是自公葬之而
公之止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五方投問四
明公之子來清曰先公之止既辱狀其行而墓
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无如廟
議又蒙為信其說卒正固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凡人執願有以詩之泣拜不
已亦為之流涕敬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
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
身号東西趙而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末趙也
曾祖仲不仕祖八紳累贈古正奉大夫父潛左
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京南又寓
會稽卒葬明之勤遂古名數明今為處元府公
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所志高迈自幼為季不
煩帥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文
子間自為知已調此見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

年与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
順昌縣主簿乞免截監充失救經制永州与郡
武虛詔明訟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
盖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閏陞左
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買場門雖在筦庫
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
乾道元年用荐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
丞二年丁姚頤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
抱負不凡声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
簿公世明礼季用督其長翰對奏乞办雪岳少

保飛之寃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乃將士又
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
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机密才論俾進帥招中原
之人用奇以擣燕山又進制狹權鑑取書傳制
狄之說忝考歷代事迄摠歸條例為十六門四
十卷又富彊要兼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
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奉問
淵源議論詳釋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
文具之弊願課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

書郎異日兼杖起居舍人閏月暫確給事中日
後凡三揖此職論事无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
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脩部曲初盜
曾无責野夾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言杖臣館客
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无一日
考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造哩乞其子闕職
又二子為額外統領色復罢便遠人法朝廷之
尊不敢妄有僥覲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終
其不應格者王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夫
太重欲除于戶之弊英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

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 上曰如此則利害鮮
盡人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
推擇更加考察 上曰試如鄉意已試而顯者
多軟熟不之用對曰彼惟保守富員不思報國
自下拔擢人始奮勵 上以公誠實握職每如
激獎不可屢書大將真倖從臣召命亦行繳奉
上尤歎其正直且曰鄉不活激不求名封駁皆
當正欲如此朕見鄉有鄭槩是以用 卿公奏臣
孤立惟 陛下至明是以容臣愚直後者維持
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稱瑣闕无非務

癸明公道

陛下提攬於上宰執圖回於中臣

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撓 路塞

山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 上曰

朕自照之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 太子

左論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至定制以

賦入之數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人

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采米分貯諸 郡郊禮先

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 州郡或獻

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戶之輸 除杖吏部侍

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廣遣法使梁甫蒲

察守中來一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侍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賜
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准：且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皆奉兵先奉則曲直所歸
公曰 皇帝時天下以仁充以南北生靈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被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南書閣杖見待略无逆
志是此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 上大
悅曰卿等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忒天官尽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舊許歷在部者請依次注掇以均寒素印
待才能利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苛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在方許薦舉改官條例鈐試是
禁甚密常奏自入銓曾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安
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 上曰公生明卿
既无私澄汰多矣公体愛惜名器而持心道厚
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教人堂改秩而吏以徵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政有思科得官而復衰
病來赴銓量公慰籍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祐
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間者感歎
凡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際知无不言嘗奏承
早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政則乞遴一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及論四事一博訪誥悉水
利之人閣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
步難以瞻養宜分給由庠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欲換授者並試文藝田羅火李混權令万

州於鮮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以鄉人材
准得前後更無一人說鄉嘗諭王安石及雋文
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生
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衰贈魏挾之獎詢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
還或全因任过失苟非已甚且令鑄降以責後
效庶矣數易之惠宰執侍從歲舉邊師一人堂
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曆
取武士以入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 招兵號武士科中者
与免了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
次犒賞擇其王衆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次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奏 兩宮歡甚就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
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日
著除敷文閣待 制知池州特 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卷之深首得之四
年二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優為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姦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雨元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与秋稅受
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白槩事既
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算季校親較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藉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味醇私酷不禁而自戒有邑令侵漁官
帑止令備償其人慙息引妄公曰錮人至世不
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人閱以承三百萬犒之

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艱人池以便洗者
百廢其 渙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改脩奉實惠
及民陞尤圖閣侍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
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九四任提奉江州
太平與國宮初透卒征青私啓遽筒實以匿名
書至徹宸所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
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為然迫如極典八
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鐫職十三年 高宗八十
之虛盡復曰戢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尼運方

迫必不可多却萬不進求致其阜四月甲戌薨
于寓舍公百持藁之後年勞賞格不因者二十
餘年故官止承議郎府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遺奏聞時贈四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
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不四人
長幼止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
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躔修戢郎新告明永
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
辛西次適修職郎疏嘉與府游浦鎮稅曹晏次
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澗縣魏峴孫男七槩榮榮

染車其裳女二尚幼頌人葵縣之陽堂鄉周與
之原通秦基例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
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
年長兄之子晴坎兄以疾度人死後公經紀其
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
養從母終身事乳母衣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
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已
者不緣介紹自結主如器業蚤就年凡立十始
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元於九遷八從出藩濬
簡深厚人謂坊用而遽退間居勤十率矣然不

以得喪芥蒂与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任公
為其奕之集僑居褶坊僅庇風雨自号曰梅堂
号嚙生曰意之曰樂静聚書万卷手不停披持
身玉潔表裏无異望之俨然即之甚和无貴賤
疏戚均為尽礼愈責愈諫儉素不啻寒士杜門
寂、郡邑几于相忘凝塵滿席知之淡如服日
帽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旧德也字有
楷法末量積賢出入率更公礼之間尺牘為人
藏去告 自書名端重鈞正見者敬之季有原本
文有体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法道古

今典童无不該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
听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利白之
作誦習无遺不為艱深去瀝之言矯激崖異之
行免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以位既通顯專
以荐士為己任片善必欲 之 達所与至曼
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
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譜書藏于家
晚犹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
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
廩給之或請億曰吾素不欺无事於此嗚呼公

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万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
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
朝四親未祀開基之主列穆与昭猶虛東响以
俟後世既祀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
年惟公會倅集其大全神克興唐封始於虎踞
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為力倍過於京惜議之
行不見其成 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
何見之晚乾道末年九於九遷入從出藩声望
燁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礼正昭代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嚴、豐碑以貢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集卷第二十八

卷廿六馬笏齋藏抄本卷一百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從梓之安秦
六世祖曰文友者宋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劔閣
三州飢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交生阜、
生發、生板是為公祖壻何氏始藉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宦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巖、豐碑以資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四明樓

鑰大防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秦
六世祖曰文友者室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劔閬
三州飢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交生阜、
生發、生梗是為公祖壻何氏始藉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宦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

指田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
之如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調閬州新築尉未赴懼外琅邑子從授業公語
以徑義又為之講解其後孝益詣悉焚其橐服
闕授巴州通江尉一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
今默而精忍弋連旦不寐人與語若元聞然于
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連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
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孝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
總領趙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來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奉太夫人

游青城兄為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絕孝幽尚
有古風於世浩如也後總領孝公繫復紹以往
時迨民若和采實不得一糸吏且督輸旁午漢
中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于李公意合力
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采行至今哥之公將
之官至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奉
王閔陞為兵元灯錄事參軍能以倩求獄脫寬
死伸无苦甚衆終不試一因用奉王當改秩制
帥雷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
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

關外四州邊於敵境勢便屯饒兵火之餘田菜
多荒不用屯田積散之策乃叔民以養兵凡月
既深兵民俱因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
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
今千里漕粟固因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
為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因民窮職此之
由此二恨地今屯田積穀勢已准行分兵就糧
事就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
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
今官司豈先橋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

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
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死
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馳
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光登官軍坐
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詞發宜令主將有
作一軍專攻守之詔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
錄未几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關官進擬孝宗
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万甫除
喪而短君既至太子已登極公謂守成之至
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

略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
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
道必有能為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
與守成不同出政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
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所吏
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
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
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
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

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万里雖号为重鎮宿師
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固
之藩蒿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
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
任其責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於
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用方有大讎大和大害
大憂而為人臣子乃位于无事忽然忘之此風
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
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
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

省吏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戢兵可省窮謂諸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无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驗之微有怨咨寧无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狃於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口以中吏日以多他時惟歆逃愆于目前嫁禍于

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陞对其言條建明切上大異之於是始被簡記除大李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為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上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无虛日前朝号为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号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能繩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

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号令諸侯故春秋
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
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犹連跨吳蜀荆
廣閩越二百州兵与民分任、吾民者二百州
也任吾兵者九月統也中興以來三主相授
苟推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月
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乱今大
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月統之設豈容不知然
則是可不汲、于季子公性真率而語疏達
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

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太王如鄭
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
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
有庠不及以政凡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
使之預政事此舜与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
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
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按之重輕中郎左
右咸驚退以告公翌日講左氏礼有寺衰
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止得寺衰
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季前日臨

事冒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
大喜曰大王之孝正當見之此事今日苛哀
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公事則以公書言奉
公書則以公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公書
云、或上所未喻又曰公日公書云、上
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往曰
天文曰地理曰王伯孝術曰九流孝術曰帝王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
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孝之道要當体之
于身本之于心太王宜以心為嚴師于王

之有動乎情慤之象是以至人于六十四卦之
中凡涉震体者取義允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閤歆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
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歆其居之安也在
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歆其
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却声撓之居之安
夜不可以慤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肯酒乱
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虽不知而天則知之变
異之来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改之謂

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
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止四月擢起居舍人
未几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云即直前奏事曰
唐太宗最重魏証一旦至欲殺之凡人王私心
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
出于公而批以色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
者為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
仇必求有以遂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
生忿心是三物者為之蔽虽以太宗之于證猶
不免况其他乎 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

得其職而去者凡七八輩 陛下亦知三蔽之
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一人本不甚厚徒
以臺諫攻之愈甚故 陛下庇之愈力 陛下
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 陛下靜察
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无所偏係則
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
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卒公久侍 王邸一
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 上為孝日益因誕日
作澤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未為之因為歌詩
勉 上進孝如天之運行而不急及念 祖宗

郡國太平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現
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无不為也居教
日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
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以
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祔
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盡者无不威
激恨天下无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
勿替此意又請擢揆昂諸兵一二万人分屯襄
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
方恬于宴安公策亡所施用已人此歲日夜望

車駕之出謹言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
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奉未几除侍講公在璠園
甫一月封駁之草元慮數十上貴戚官寺一限
以法最後指待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
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即奏
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吾公始就職
未几瘡復作轉去不许病稍差又上封
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
侍講引对便坐又為太上力言久子天性

陛下于 重矣不應有他疑 太上徐勞公曰
近見 嘉王李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
皆卿力也公曰臣教正此朱熹四十年李問
陛下宜教召使得僚屬且言 王初就傳蜀士
揚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李官以廣 王
之聞見 太上悉嘉納時 太上久不過宮中
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
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听公復抗
声切諫至号泣随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
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报即

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 凡 上所行
有一善必誘植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尽言无
所諱 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难堪惟我則
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无不為 上精言
之 上心傾听 上嘗待宴宮中從容誦酒誌
語 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輔对功 大
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
明曰公曰断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 陛下
之五美也行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信
時 太上意生安静之說因循寢急而用度賜

卒過多忠艱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授伴虜使因通而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過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凡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五傳廟諱往還數四虜化語寒然寸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可問國體沒這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震交作公負封可其略曰謹按焉可出乎震一為雷君象也震本坤体防自外来交

移疾閑外待命兼旬間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叔礼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其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畧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而其所為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時皇此三

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子生所為是非
美惡如出兩人治禮安危百全相交此非他故
由其特心之一身不一也特心一則始終如一
否則有始而无終 陛下今日政如涉大川行
万里同乘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拳拳已行之
事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万几虚心忘
我委任大臣故出中書万事生理此正得人君
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雖
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
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

合之徒竊窺至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委任大
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叔不歸于主
日積月累恐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
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
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
陰竊主权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可
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
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无不听從善惡區
分綱紀振之此正得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

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闕至昨或斥小人之
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迂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无厭心
既生不能无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至意因而
獻既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章弊然一諫得
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
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此矣
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浸
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言不復聽用
則為臺諫者昨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

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州也此二事
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
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奉曰陛下篤于孝愛
如是勤于孝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
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
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
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
不以為憂子者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
證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
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踈君子五

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
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
其漸忽水旱使證生于今時其所以為陛下
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
心又与當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
惡固不可將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
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乱有安則有危有
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乱知危知亡則又
豈肯須更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橐之馭之馬又曰慄、危懼若將隕于

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躡虎尾此圣人持心之
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躡虎尾而安危存
亡之念不関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
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与語從容良
久而後數日有旨克明堂禮頓使公疾寢羸不復
可出時、独誥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壞之度
吾必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盖
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
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
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

陛下好為之。上大驚，謹傷悼，即日批出除公
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思禮悉依批。政朝廷上下
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
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
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為拘，平時于利
害是非，若不介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自。每論
事，人王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尽。人但
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
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
對客輒懽然言笑。路日飲酒，元筭其為學，恥一

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与之。父而究其說，推
賢獎善，憫孤恤貧，盡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考
積官，至朝請，即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
連失二孤，每語人曰：富貴真禱禍之具也。既病，
客視公，嘻笑曰：僕其受田間，与耕夫為伍。以
時稻芋菘，然豆飴藜羹，山中之樂，真无與也。儻
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天節
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頌人一
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鏗，前進士何

伯翼公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
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万
里而肝膽相照傾倒无不尽嘗笑謂公曰前後
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思
言之左史劉公光祖教公之行瑾以請銘于公
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卒處亦自有
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時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
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覈敬裨
載手石而系之以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鄉
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劍門
山險地偏勢連關阨秀氣弗宣涉歷十載扶輿
蜿壇万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
輔以孝力窮探本原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
厥辭豐、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
嗣主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尽忠
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為執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
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八圖今竇經筵殄瘁之
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許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卷廿九馬彛齋藏本卷百七

景卷第二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王省詳加訪問
其人如在可與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
皇帝以廣南船政大獎命二府大臣擇士人脩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八圖今賓經筵殄瘁之
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王省詳加訪問
其人如在可與執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声高宗
皇帝以廣南船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脩

繫者為之樞密沈公与求參政陳公与義俱以
為薦既对擢提奉市舶果以清裁著谷歲大疫
夫婦继歿賈胡哀之率子二百万為賻公时才
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
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欢服以為有是
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 孝宗皇帝厉精之
初既有訪問之寇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励
未裕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為称
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
當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称熙考

之同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計弊吏羣之
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法六曰廉办 說者曰弊断也既断以六事
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时亦以廉為难而况
廉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人子以廉顯父不寃
于用而子卒為世名卿皆自此奔之盛哉公舊
名土字從小從真不字言以避 孝宗嫌名改
為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相
廬人不世祖仁鑄仕吳越為明州衛推因家子
勤之桃源曾祖說以季行為鄉里所宗師安五

先生之一也以李子宗正少卿珩贈良賁光祿
大夫祖玩贈朝奉郎久提季也終生朝撒郎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
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
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奉長弟少
卿尚元恙自歆任公又請與李弟又歆自取世
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愴然曰仕
行吾志不負所奉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奉業
而異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徑考古務為有用
至今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縣主簿

漕撤部綱方詣臺受要東使者却謂叱鈴下卒
伯遣公不勝僨處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
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為時
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謂家舍失瑞香花
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
无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
然歸而改善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几不繼泊如
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奉縣令會稽
郡主史公浩為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
陵縣張忠獻公後募万弩手官吏畏忤奔走恐

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難從裂赤
元用陳利害以獻旁現為之般粟公亦謂告川
侯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攻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時岳拱殿
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办行在詔軍糧料院乾
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
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
沂江郡籍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軍聲援公抗
疏列上徒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舊嘗
為山水襄騷動兩淮競進罔冊謂得勝兵數十

万虜亮深入乃无一人焉用虜退起焚官寺声
言欲燒棄山水寒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
明者所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
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
州崇道現以業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
权右司郎官遂為真華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
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事无加褒納至漏下
數刻治婺数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
州未半年罷而啟曹以一全年運次奏公鑄兩
秩不办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謹

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廷朝盡變
前說議臣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復辦祈甚善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元法可救漕計立見窒匱諸郡取辦務必不勝
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
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陛下移公漕
湖南而議臣帥柱杯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一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之民

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殿楹而泣果
變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
淮而以職事修奉直室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
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
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處使之非儀折嬪者
之踞回元不聳服太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
宗正少卿自以仁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
太府卿丐外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
以未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神佐現既再
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

恩轉朝謙大夫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屬疾却萬
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
猷閭直季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
贈蔡人子男五人汲泐汪皆蚤世澤文林郎監
紹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例出繼少卿為曾孫
女六人文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
武節郎閭門舍人開封未龜年同郡樓鯨將仕
郎延平陳仲統宣教郎新提鎮建康府戶部贍
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壻也一幼
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六顯之顯之額

之顯之頓之頤之頤之顯之先一年顯之卒孫
女五長適同郡樓滌次適毘陵張篋餘未行曾
孫男四惟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孤以
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蔡人之墓是為午嶺
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於孝多識前言往行晚
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回奪尤妾義
命置禍福於度外始則不甚上官之嚴久益自
強雖厭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辨之任以此
多齟齬上下既信振亦以此陪而復振去平佐
惟是之行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
千名千時廣東一郡有孫滯奇文者知名士自
号七澤老漢作蔣周翰傳其載始末公嘗剖于
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聘數千言則公
豈千名者耶未嘗求合於人而當世大賢相知
甚衆 孝宗擢公於不察獎待尤渥漕淮南明
或言鎮江軍郎張詔不法凡中深文特命公覓
其可公為力胡止坐簿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
部而治可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敬終不
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

之笑曰少欵掛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脫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几半東南所至無聚歛之政省鞭朴之苛不徒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厲孝义
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然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溫洞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
忘年忘輩行与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晋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万卷手抄為多号酌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又似其為人少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手賞晚又以杜

少陵蘇長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惜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規矣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弟妹一得所歸二弟
教之有成正切今為蘄州正民俸天邑三人同
時奏子鄉里以為榮公不肖晚出以成姑之故
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點朝行聞
公林泉甚道夢寐欲侍巾屨歸而相得愈欢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設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去有識其數豈以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
梧誰共語空斷伯牙法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

曰
士為民瞻莫先於廉惟公父子待身特嚴父亦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 孝
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誓
望日偉三仕三已陪而復起毅烏而味介烏而
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
立一壑往而不反我銘新阡匪哭其私繫尔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奉德澤之
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
珩孫廣南提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奉疏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
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公既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子李相繼不世既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表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白
二先生以道義定交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今懷昔乃被其大槩為之書而系以銘君舊
名上字公小以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父曾祖說先生也贈良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於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幼篤於孝不待強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季由鈐選授右迪功
郎撫州宜王縣主簿尋多處州青田有許夫死
於毆者君按視則更日自往君察其必以賭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吳初調均州司理參軍
筠号道院而獄可亦繁精意推鞠控岸獲空乾
道二季循右從政郎四季為制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王漕計以嚴時稱察屬
僅取充位君果於立可滯訟見屬剖折无留難
黃公奉以乃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
帥尤簡貴威重裁洪无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暮月舉削應格七年改
宣教郎知年化軍莆田縣素准治至牒訴

數百繼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
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拊守信其從父太季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耳戒
白後復尔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後為監司蒙表薦之邑岸姓鬻鹽因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暮取殺傷卒徒暮官亦被數
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厉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馬
又修陳霸斗門以求催漕之利淳熙六季賜沸
衣銀魚七季通判潮州莊誠往郡守式无間言

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於過却君裁
以法不勝殘怨拮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婦
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
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嗜曰
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尚
泣者九季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
季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季主管湖
北安撫司机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禮州陞辭
論以毛与及雜賣場二事 上亦深知其弊嘉
歎母四三季到郡帑庾枵然凜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其者節浮費汰穴食補罅漏郡
計元之及暮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耶州治
之前闢城週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
遂為一方偉觀嘗屬公記之由是人心闡悍士
氣振房此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
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
治始急復昧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
牘來君曰款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季奉
最还朝奉事 重華宮行內深称 上意遂知
蕪州自私与之廢准民多憲鮮有益歲遇雷雨

至絕市充余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於廩而損
其直且多邀末商許以蠲征舳艫輻湊又念歲
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它貨來售禾始登
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采固非古訓而生視民
食之空各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
民相謂曰後君通變加此自尔有足食之望矣
有言銀鑛發于山者君欲過之而未得其說者
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
徒无益治戶以虧額生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
家痛猶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

戚里杖叔要書支州縣攫取无禁久病其於莫
敢誥君出知有許者五捕之寮佐功止亦听比
至一點隸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公事元秦元李賜四品服廣占之俗輕於胃
禁而上官以六按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
暴之尤者詩託一尤所听始知悚懼而君亦寢
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
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
冤平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諒於言者公論
而歸自以无憚於中處之恪然二季冬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神佑現三季正初屬疾癸未終中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那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季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元
為軍巢縣尉瀆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
功郎太平州芜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
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戶部贈軍上臯酒庫毗陵張行女後
君半季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
年第四第五男俱有瘵疾孫男三人仁之像之
信之信之先一季卒二女一天一未行元是伍

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輿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為君資稟忠信不芥一妾語
妻子亦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
有言亦告以實亦敢戲悔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過机阱險巖之人一
對以試從自竟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亦變筮
仕之初或言邑今有心術亦當有以宰卷之太
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
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為物
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

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說於人自為計則得
矣如休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澧陽終更更白有資送錢三百万悉拒之
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欢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下市一物甫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至
辭之俄於仕進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負淳力薦於上晚應麾節皆其力而君
亦自知也張行誥拭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
愛重呼馬為齊季光清貪自處質貸以給奉已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季然持
捐有餘補不之之說有義事亦勉為之後既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之食賑予无
倦色幼孤鞠於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无及
以事親之礼事之嫂即公見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礼既止祔于廟以
时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斂具良厚皆
人所难者性嗜琴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实录
啗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万餘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与主信州之官任旬与之相下工莫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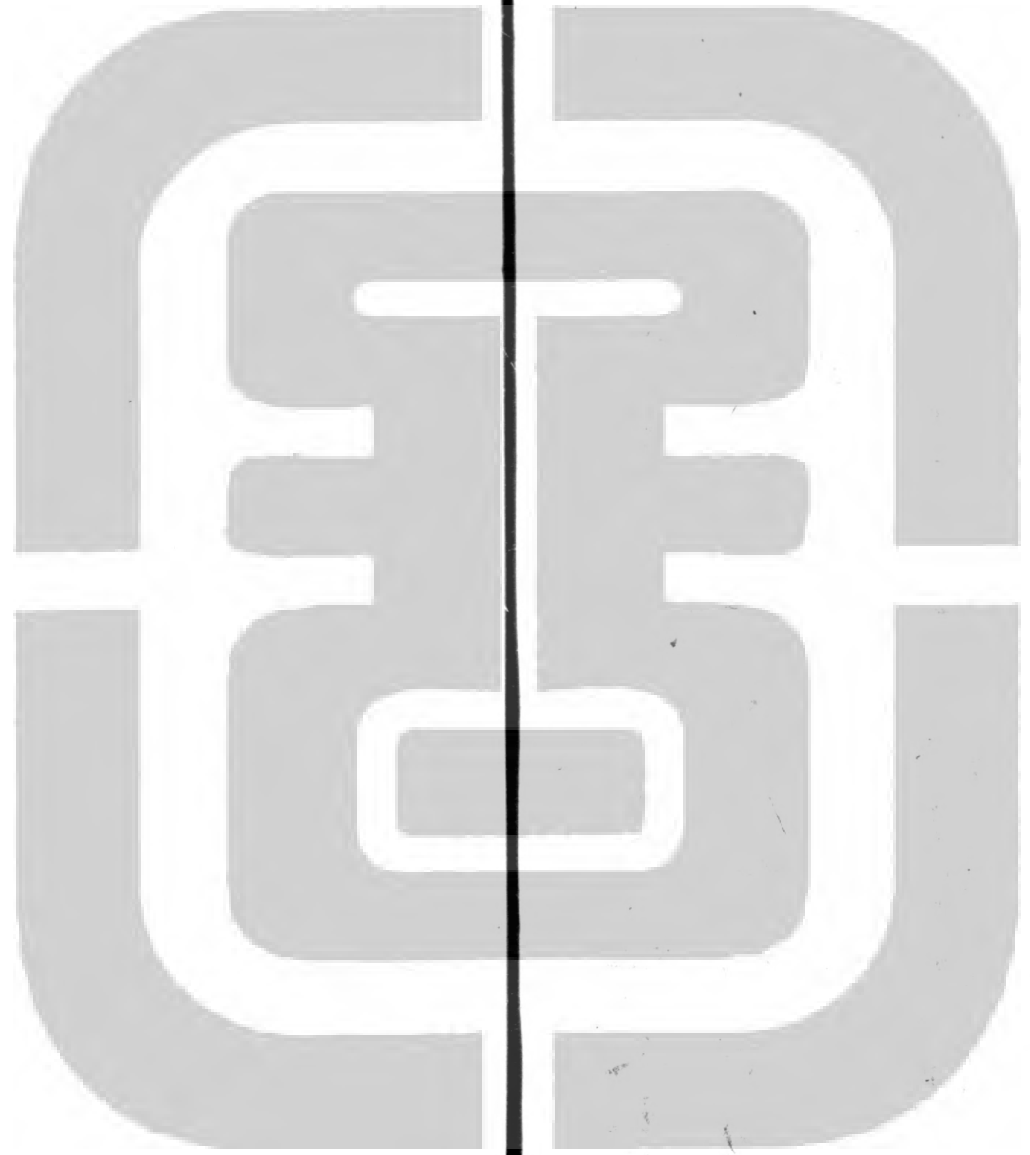
益告平澹有荆澧集行於時餘藏于家嗚呼書
曰言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許言求賢用吾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由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用家困人以言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於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於世惟君
制以醇篤立身處家施於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休蓋所謂言人言士長者人也故納評卒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
風俗庶几於古小誠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
始成束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季亦可見卒鄉曲

而遽已矣此公卒曰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為善者
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
吉士漢言表者君其人欬力行亦捨蓋田皆真
元規非假施於有政不言而化象所當為勇於
施舍麾節倦游求田間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
去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
賜之用慰泉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text or a signature, likely a collector's or publisher's mark, located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